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 与发展研究

——基于沈阳锡伯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郝 鸥¹, 刘 倩²

(1.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168; 2.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8)

摘 要:民族文化景观作为我国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历史时期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反映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历程,其保护和传承对促进文化景观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沈阳锡伯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存在民族传统遗失、文化边界模糊,村庄建设趋同、建筑特色失真等问题。由此,从景观人类学视角对锡伯族文化景观进行审视,提出了三方面建议:通过政策导向,增强地方政府效能;通过科学规划,构建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发展体系;以人为主体,重视公众参与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景观人类学;锡伯族;文化景观;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TU982

文献标志码: A

长期以来,景观被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类,多偏重于其地理方面含义的解读。1925年,地理学家索尔首次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自此,学界兴起了对文化景观的研究热潮。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文化景观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结晶,其保护和传承对促进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锡伯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独特。沈阳作为辽宁省内锡伯族的主要聚居地,是其南迁驻防的终点和西迁戍边的起点,保存有最完备、最集中的锡伯族民居,其文化景观范围广阔、类型多样,是我国民族文化景观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其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民族文化内涵的认识

不全面、理解不到位,导致出现了遗产景观保护不力、空间氛围营造不足、文化特色基因淡化等严重问题,亟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沈阳锡伯族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在我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优势的民族文化景观引来了各种投资与开发,被打造成为“可参观性”景观。在这种模式下,文化景观关联着人类社会独特的精神、文化和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由此可知,文化景观既在自然环境中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又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传承下去^[1]。景观人类学是指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通过比较的方法与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

结构、历史等进行系统的考察,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2]。在此视角下,景观是指人类对环境的主观性认知和看法,包括个人或集体对自然及建筑环境的文化认知与集体记忆。对地区景观的认知深刻地影响着人,并形成一种集体意识,造就了生活在该区域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因此,从景观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锡伯族文化景观,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深刻理解锡伯族文化景观的本质,对民族地区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锡伯族文化与景观的类别

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锡伯族经历了渔猎、农牧、农耕以及现代的机械化生产时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观,其传统文化类别包含信仰、生产、迁徙和宗族文化,内涵特征鲜明。文化景观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家园——锡伯家庙、传统民居、生产性文化景观。

1. 锡伯族传统文化类别及特征

(1) 信仰文化:人与神、祖先的对话

锡伯族自古生活在东北山林中,从事狩猎和游牧,生产力水平较低,将无法理解的现象皆归因于神怪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形成了最初形式的萨满教。崇拜和信仰自然之神是为了祈祷神灵保佑自己,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加深和思想意识的提高,对神的崇拜逐渐消失。16世纪,由于统治者鼓励信奉藏传佛教,锡伯人开始信仰佛教。此外,对祖先的信仰历史悠久,并且胜过信仰宗教和其他神灵。过去,每户人家都供奉喜利妈妈和海尔罕玛法(见图1、图2),分别为女祖宗和男祖宗,是其对幸福生活的精神寄托。锡伯人以西为尊,将喜利妈妈供奉在家中西屋西北墙角上,平时装入袋内,每逢除夕取出烧香供奉。喜利妈妈是其结绳记事时代的家谱,文字出现后,喜利妈妈则成为保佑子孙后代的神灵。海尔罕玛法,被供奉在西屋外西南墙角上,是保佑家畜兴旺发达的神灵。锡伯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宗族延续

的思想观念,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信仰文化。



图1 喜利妈妈(沈北新区腰长河村)



图2 海尔罕玛法(沈北新区腰长河村)

(2) 生产文化:渔猎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

17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生活在松花江、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山深林茂,水产丰富,是狩猎和捕鱼的自然场所。锡伯族古老的叙事民歌《亚齐娜》就是对其渔猎生活的生动描述。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其取代了渔猎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放牧牲畜、喂养牛马的习惯随着族群南迁并保存至今。乾隆时期以后,狩猎场所成为训练旗兵武功技艺的练兵场,渔猎便从生产活动转变为娱乐活动,被新疆锡伯族保留了下来。早期锡伯族生活在松嫩平原,宜耕宜牧的自然条件,加之与汉、满等民族杂居,使其较早地进入了农业生产阶段,“锡伯米”在清初就享有盛誉。东北和西北的锡伯族聚居地均位于江河之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由于其居住分散,耕地广阔,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3) 迁徙文化:民族史的重大事件——南迁驻防和西迁戍边

锡伯族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分居的格局是因民族迁徙促成的,其民族历史可谓是一部迁徙史,最重要的两次迁徙为南迁驻防和西迁戍边。

锡伯族祖居黑龙江省,其先民不断从嫩江流域外迁至今东北各地,乃至新疆。据史料记载,1699—1701年,清政府将驻扎在齐齐哈尔和伯都讷的锡伯族人分为3批拨往盛京;1764年,又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中抽调1020名锡伯官兵与3275名家眷迁往新疆伊犁戍守边疆。锡伯族西迁伊犁为保存民族文化、保卫西北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东北和西北的锡伯族也因地理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在生活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差异。西迁后,锡伯族组建了锡伯营,在严格的军营制度与“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的禁令束缚下,与外界的交往减少,保留了原有的民族特色。相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长期与满、蒙、汉、朝鲜等民族杂居共处,交往频繁,受汉文化影响深远,在各方面与汉族趋同。迁徙事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每逢西迁节,锡伯族家庙都会举行宴会,缅怀戍边亲人和祭祀祖先。在沈北新区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修建了锡伯族西迁纪念广场和纪念馆,以纪念锡伯族西迁。

(4)宗族文化:严密的宗族系统,团结的宗族关系

嘎善又称牛录,是以地缘关系组合的村庄。氏族作为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在锡伯人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缜密的家法家规,从上至下可划分为哈拉—莫昆—乌克孙—家庭(见图3)。哈拉为同一祖先的后代,是氏族社会时期社会基层组织的名称,最高负责人为哈拉达。其下又分为若干莫昆,作为社会组织其功能有相对独立性,由莫昆达(族长)和莫昆义善(氏族会议)作为领导者和议事机构。锡伯族宗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执行家规和组织祭祖、编撰族谱等活动,维护成员之间的关系,规范成员的道德行为。这种宗族关系明显受到了汉族封建宗族制度的影响,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3]。在锡伯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中,宗族文化随处可见。族规是宗族文化的重要特征,族谱文化的盛行是宗族关系的纽带,增强了锡伯族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凝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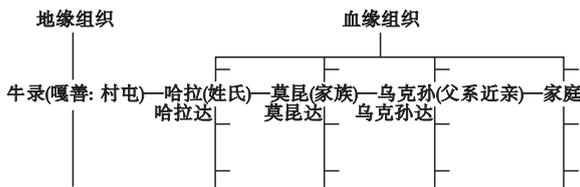


图3 牛录(嘎善)与宗族成员关系示意图

2. 锡伯族文化景观的分类

(1)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族政策的实施,锡伯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意识不断增强,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挖掘与整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如西迁节、民间故事、喜利妈妈、弓箭制作技艺等,大多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锡伯族最宝贵的财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神家园——锡伯族家庙

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锡伯人筹银于盛京城外攘关门外建立,是锡伯族重要的古迹之一。建立之初,只有青砖瓦房五间,后经扩建,加以进一

步修葺,使之臻于完善。民国期间,锡伯族家庙遭受损坏。2003年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修复(见图4)。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成立了锡伯族文化展览馆,展示锡伯族民俗、历史、文化等,成为辽宁省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寺院整体近似长方形,占地面积约1.24万m²,坐南朝北,两进院落,东西两院中间由一道花墙相隔。寺院围墙高约2m,厚约40cm,周长250m,墙头呈阶梯状。在家庙正门两侧各立一石碑,内容相同,为2003年家庙修复时所立。原有的两筒石碑,其一刻汉字,下落不明;另一刻满文,记载着锡伯族早期活动地域、南迁盛京及家庙修建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存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碑身四周刻有花纹,座为须弥纹。据史料记载,石碑立于清朝嘉庆八年(1803年),距今已218年。锡伯族家庙见证了锡伯族西迁伊犁的历史壮举,承载着先民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4]。



图4 锡伯家庙

(3) 锡伯族传统民居

民居建筑是地域文化的载体,集民族风情、宗法观念、建筑功能于一体,地方特色鲜明。沈阳地区的锡伯族村屯大多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锡伯族住房,古代是帐篷、草房、马架子和地窝子,主要由茅草和土坯制成,后改用砖砌筑、防寒保暖效果较好的砖瓦房。传统院落受我国家庭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合院布局,用土墙围合,大小不一,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合院、三合院和独院3种类型。民居院落呈方形,由南北向的轴线控制着庭院的空间与序列,一般分为前院和后院,院内栽植果树、花卉及蔬菜等,通常于前院内一侧修建牛羊圈、草棚等,喂养牲畜,以矮墙围合(见图5)。民居按建筑方位分为正房和东西厢房,正房坐北朝南,多为三开间,进深较短,门厅居中,两侧卧室。房屋内部格局一般为一明两暗,以一层住宅为主,两层较少见,长辈住西屋,晚辈住东屋,房屋外侧设有1~2个跨海式烟囱^[5](见图6)。因锡伯族长期受到



图5 锡伯民居(沈北新区腰长河村)



图6 跨海式烟囱(沈北新区腰长河村)

满族文化的影响,故传统民居特点与满族建筑非常相似。

(4) 稻田文化景观

锡伯族所聚居的乡(镇)村(屯),大都位于低洼易涝的河套地区,地广人稀,水源充足。自锡伯族迁入盛京后,垦荒造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尤其是水稻种植,并形成了具有锡伯族特色的稻田文化景观。“中国稻田画之乡”沈北新区筹建了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稻田艺术画”,经过彩稻选育、图案设计、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5个环节,结合先进的3D技术和透视技术形成了精美的图案,种植面积最大时达10 hm²,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画,分别位于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和黄家街道。稻梦空间所在地正是锡伯族的聚居地之一——盘古台村,蕴含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明,营造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见图7),园区内有锡伯农耕馆,内设农耕展示区与民族文化展示区^[6]。相传,锡伯族有种植稻田画祈福的传统,经过发展便形成了独特的稻田画文化。



图7 锡伯族稻田画(沈北新区盘古台村)

二、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现存问题

1. 民族传统遗失,文化边界模糊

在经济快速发展与外来文化冲击的双重影响下,锡伯族传统文化处于快速流失的状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传承危机,神话故事、传说等传承在代代减少,摔跤、射箭等民族特色文体活动不再举办,弓箭制作等传统工艺和讲古等文化形式后继无人。当地锡伯族民众对其民族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意识尚弱,城镇化的发展使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受到巨大挑战。现今,只有新疆锡伯族还保留着锡伯语和锡伯文字。冯骥才先生在谈到文化传承时指出:“传统文化学习的最好方式是体验,对其传承在于循循善诱。”乡村景观遗产具有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的重要价值,是乡村景观的典范,具有保护与发展的双重需求^[7]。目前,仅新民村成立了两处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点,即关义的唱秧歌与何贵文的抓嘎拉哈,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处于不同程度的传承危机之中。沈北新区石佛寺乡修建的锡伯族西迁纪念馆鲜有人知,参观者极少,常年闭馆,馆内陈设破损严重。锡伯族特色娱乐活动抓嘎拉哈,仅有四龙湾村组织中老年人参与比赛。西迁节等民族重大节日的参与人数也逐年减少。

锡伯族文化景观是沈阳地区尤其是沈北新区乡村景观与人文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发展极为重要。

2. 村庄建设趋同,建筑特色失真

当前,锡伯族的传统特色与地域特征在城镇化浪潮冲击下正逐渐消失。沈阳地区的锡伯族长期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并受其影响,民族特色遗失严重,汉族民居已成为锡伯族村屯乡镇风貌的主导。传统锡伯族民居由于居住舒适性差,建成时间较长,老旧建筑破损严重,大部分已被拆除翻修,保存下来的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且后期在修缮维护过程中,没有延续锡伯族传统建筑风貌,民居墙体的装饰图案和建筑雕刻在改造中没有得到保留^[8]。现代塑钢门窗广泛应用,混凝土砌筑取代了原来的砖木砌筑,建筑色彩各异,随处可见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案装饰,村落建设趋同化现象在沈阳锡伯族乡(镇)村(屯)中随处可见(见图8)。锡伯族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历史、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是其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民居逐渐减少,新建筑缺乏民族特色。在千篇一律的现代民居建筑中,锡伯族村落的民族特色已无迹可寻。若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消失,那将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巨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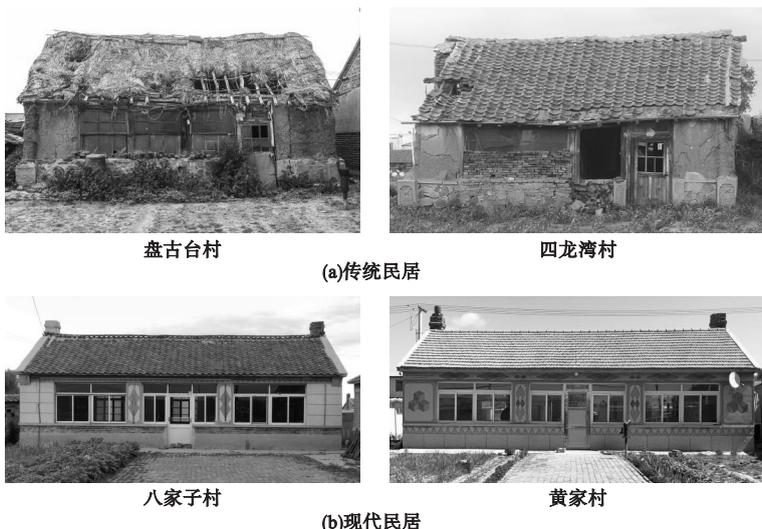


图8 锡伯族传统民居与现代民居现状对比

三、沈阳地区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建议

1. 政策导向:增强地方政府效能

在城市化和旅游开发的背景下,科学的政策引导是民族文化景观传承和发展的关键。锡伯族文化景观是自然环境和民族创造力共同作用的成果,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沈阳地区锡伯族乡镇承担着予其保护和促其发展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中强调:“要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主体责任,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问效。”^[9]锡伯族所在乡镇政府应积极通过民族文化景观的认定范式,着力推进锡伯族文化景观发展及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运行,并提供专项资金与技术支持,建立当地锡伯族村落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规章制度,合理制定振兴锡伯族文化景观的发展战略;建立严格的管理体系和管理队伍,引进专业人才负责锡伯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巩固锡伯族文化边界。

2. 科学规划:构建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发展体系

建立完善的民族文化景观评价体系,包括民族文化景观的特征调查、分类、景区规划和景观评价,有效指导景观遗产保护的划定和分级保护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充分考虑民族型村镇的特点,以自然村为单位,统筹村镇建设规划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注重锡伯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相关研究,如生产关系、民族构成、社会结构、宗族文化等,保护与发展乡村民族文化景观。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充分采纳村民对保护规划内容提出的合理意见,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锡伯族文化景观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体现其族群的历史变迁与村落的发展现状,加强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从上层注重文化景观的人类学研究,并努力寻找社会、文化需求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科学制定锡伯族乡村建设风貌控制导则,构建锡伯族文化基因与图谱,以

保护沈阳地区锡伯族村落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

3. 以人为本:重视公众参与及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景观的传承需要传统劳动与生产方式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传统是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现形式^[10]。在锡伯族村落走访中,发现当地人参与其民族遗产保护和文化遗产的意识相对薄弱,保护的内在动力不足。对沈阳地区锡伯族传统村镇的文化多元性和多民族地域性的保护,首先,要加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当地民众更好地了解其民族文化的价值和保护要素,构建新型生态的民族文化理念,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锡伯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立足产业构建价值共同体,鼓励当地锡伯族群众成为保护、发展、促进的主力军。此外,要发掘和保护锡伯族传统手工艺,如民族刺绣、剪纸等,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建立民族工艺生产展示体验馆,展示沈阳地区锡伯族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促进锡伯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激发当地群众的保护意识,使其参与到民族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景观传承之中。民族文化景观保护要以人为本,注重民族文化价值与自然、文化、景观相协调,促进锡伯族文化景观保护社会意义的实现。

四、结 语

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中,沈阳地区的锡伯族传统村落历经漫长的演变与更新,民族交流与文化交融不断深化,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锡伯族乡镇。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基于景观人类学视角,通过对沈阳地区锡伯族村落的田野调查,系统地对比锡伯族文化与景观的类别进行分类与整理,其传统文化的类别包含信仰、宗族、迁徙和生产文化,民族文化景观的类别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锡伯族家庙、传统民居及稻田文化景观。锡伯族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发

展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存在的问题亟待以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当下民族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发展需立足于生态文明战略的总体需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考量,探讨其演变机理和可持续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连萌,姚志明.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非遗特色小镇的保护与传承新模式研究[J]. 营销界, 2021(11):158-159.
- [2] 葛荣玲. 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J]. 国外社会科学, 2014(4):108-117.
- [3] 佟颖. 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与宗族文化[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7(6):124-129.
- [4] 郝鸥,刘倩. 锡伯族民俗文化景观的特点及价值浅析:以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锡伯族古村落为例[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3(2):129-134.
- [5] 肖惠琼,姜乃焯. 锡伯族传统村落居住环境调

- 查与保护更新策略研究: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村为例[J]. 城市住宅, 2020, 27(7):98-102.
- [6] 敬菲菲. 神奇的农业画[J]. 绿色中国, 2016(4):56-58.
 - [7] 单霁翔. 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 东南文化, 2010(3):7-12.
 - [8] 庞一鹤. 沈阳地区锡伯族特色村落建筑风貌控制研究[D]. 沈阳:沈阳建筑大学, 2019.
 - [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EB/OL]. (2021-05-21) [2021-05-25]. <http://news.cctv.com/2021/05/21/ARTI3THXRd7wkQMoDsST1LQm210521.shtml>.
 - [10] 桂榕. 从景观生产视角看民族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保护传承:以丽江玉水寨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3):190-196.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bo Cultur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nthropology: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Xibo Villages in Shenyang

HAO Ou¹, LIU Qian²

(1.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ultural landscape, ethnic cultural landscap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reflecting the harmonious evolu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in ethnic areas. I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Xibo Nationality in Shenyang,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Xibo nationalit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ss of national tradition, the blurring of cultural boundary, the convergence of 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tortion of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nthropology to examin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scientific plann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of Xibo cultural landscape is constructed; and taking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attach more importance.

Key words: landscape anthropology; Xibo Nationality;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责任编辑:高旭 英文审校:林昊)